

史记人物画廊

黄绳著



史记人物画廊

黄 绳 著



史记人物画廊

黄绳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1插页 260,0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ISBN 7-218-00086-X/I·6

*

定价4.20元

内 容 提 要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伟大的文学著作。司马迁在这部著作中，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本书选取《史记》中的25篇传记文字，着重从文学角度，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者使用的艺术手法；并且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从字里行间，窥探司马迁的写作意图和借鉴历史的弦外之音。本书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历史人物，是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的一种创新，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本书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分析周密，不乏独创见解，既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又可以说是一部学习史记的助读读物。

引言

历史告诉人们：自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大汉帝国，封建社会秩序日渐安定，社会经济日渐复苏。到了汉武帝时期，生产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整个国力有所增强。“都鄙康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于是武帝整军经武，抗击外敌，开疆拓土，以图威震域外。在这样的一片繁荣、生机勃勃的社会中，文化领域应产生一部至几部反映现实广阔面貌、歌颂炎黄子孙业绩、气魄壮伟、规模宏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才能与整个形势相称。当此之时，有人以其锐利的眼光、宽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刚健的笔力，接受了这项“挑战”。他自少至壮，穷半生的时日和精力，网罗往史，采摭异闻，缕述三千年历史的来踪去迹，历代君臣政事的贤否得失，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摹描上百各阶层人物的事迹和品格，或以示楷模，或以垂鉴戒，写成五十二万多字的一部巨著，与当时社会同其光华，并且流传于久远。他的名字叫做司马迁。他的著作名为《史记》。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并以其完整的体例成为所谓正史之祖；这部著作，特别是其中不少纪传篇章，又是闪耀着艺术光彩的文学作品，不仅成为我国传记文学

的先驱，并且以其在人物描写上所达到的水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欲知上古之世三千年的历史，不可不读《史记》；而欲知中国文学的源流、并在古典散文中汲取艺术营养，也不可不可不读《史记》。这是历来学者所公认的。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道：“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是非虽多本儒者，而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远绍其旧业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便是指出它作为史书具有独特的造诣。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则是指指出它的风格和内涵可与《离骚》相提并论，都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文学作品，并有暗示司马迁就是屈原第二之意。至于称《史记》为能如茅坤所言，不用说是指它的纪传篇章中的人物形象富有典型性和感人的力量，不仅能引起一般的共鸣，而且教人在心中兴起实践的跃动。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写道：“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底史诗性底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

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李长之把司马迁称为诗人，指的是广义的诗人，却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他抓住司马迁的气质，认为司马迁性格上的本质就是感情。他抓住《史记》中许多篇章的共同的内核，认为它“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感情的宣泄”；它形式是历史，实质是抒情篇什。这也是一家之言吧。

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是一个文学家，这已经是不易之论。但仍值得探究的是：司马迁在著作《史记》的时候，他自己认为是在写史书，还是在写文学作品呢？他要把自己的著作写成一部所谓信史，还是着重取得自己笔下的、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的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似乎不应有疑问，司马迁是以历史学家自居，他要写出一部能够表现出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哲学观点，具有独创性的历史著作。他在《自序》中记下了他的父亲病危时对他的谆谆嘱咐以及他怎样表示遵从、承诺：“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在司马迁看来，继承父职，光大父业，不仅关系到他个人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到他们家族名声的升降，以至于影响到国族的兴替，影响到千秋万世的生灵祸福，他决不会掉

以轻心，甚至一刻也不会忘记的。他在写作的中途，不幸遭了“李陵之祸”，而正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著作，虽蒙羞受屈也要生存下去，把奇耻大辱化为加倍奋发的动力。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说明事情的原委，再次申述著书的目的，并剖白自己的抱负。他写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为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明确地表示，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和要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天道主宰还是人定胜天。司马迁于此取得天道不可信的结论。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原始察终，见感观息”，“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司马迁于此分别在许多篇章中写下论断。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司马迁于此成功地做了不少独创性的作业。

不过，司马迁虽以历史学家自居，并对自己的历史著述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他本身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一身而二任焉。他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超卓的历史眼光，而且具有优秀的写作才能和突出的诗人气质，即兼具文史之长。他的著作既达到他自己所预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和要求，又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既有历史的价值，又有文学的价值；总而

言之，是史诗性的著作，而不是普通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继承父职，当上太史令，但他决不效法一般的史官，仅为帝王作起居注，他又十分清楚太史令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决不把它作为安身立命之所。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他服膺孔子的一句话：“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他瞧不起那些庸碌的史官，而要当一个历史学家。他鄙视那些帝王起居注，而要写出一部传世之作。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自己著述的目的，同时提出“成一家之言”的要求。所谓“成一家之言”，一方面就是在内容方面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辨别是非、进行褒贬的原则，不为世俗之见所拘，不为官家观点所囿；另一方面就是在形式、方法、技巧方面有自己的笔墨，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锤炼而得的功力，不落俗套，不取陈腔滥调。显而易见，司马迁走的是创新的道路，要求自己写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著作。

“成一家之言”，自然不是否定所有前人的成就，而是继承优良传统而发扬光大，既有继承性，又有独创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一段话说：“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即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马司迁写《史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

止，自黄帝始”，当然要参考先代的历史著作，以便掇其精华，并在精研覃思中触发创新之道。先秦史籍，如《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在史实的叙述、人物的刻画、细节的描写、故事的结构、语言的运用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散发着或多或少的文学气息，有些篇章甚至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鉴赏，使人至今尚可以获得美感的享受。原来历史与文学有可以相通之处，古之学者已有所察觉而予以掌握。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论到《左传》时有一段话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司马迁正是继承先代史家把历史和文学结合起来的优良传统，采集众长，融会贯通。当他找到“纪传”这种体裁之后，在文学手段的运用上取得更有利的条件，使他的著作，特别是人物传记部分，闪耀着一片艺术的光彩。

当然，司马迁能够写成《史记》这样一部充满艺术光彩的作品，与他的生活体验、遭际、个性、气质……等都有关系。

司马迁在《自序》中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其后他又扈驾东行，到了海上。继而随从武帝到了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司马迁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这段日子，壮游四方，足迹几遍于全国。其神采奕奕，意气风发，可以想见。他饱览江山的壮美，打开了眼界，扩阔了胸襟；他探寻古圣贤志士的遗

迹，心中兴起了历史的责任感，激荡着奋发的志气；他还采风向俗，搜集佚闻，扩大了对社会生活的接触面。这些都在无形中为日后著作做了精神的准备和资料积蓄的准备。

《史记评林》引马子才的话说：“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视之则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这位论者认为司马迁壮游四方，览风物之万殊，观世俗之百态，神思联翩，不能自己，乃有助于他文章风格多样化的形成。他历举事例，以资说明。如说：“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暗恶，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又如说：“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虽然这样一比照，有时难免于牵强；不过总起来说，司马迁的文笔刚健浑厚，气势如虹，但也不乏温雅委婉的风致，以至谐谑讽刺的穿插，各有所适，无往而不利，这固与他博览群书、心领神会有关，而早岁壮游所得印象，以及采风向俗的内心感应，大抵也的确为他打下良好的基础，形成一定的心理条件，于是有助于他做到“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黄履翁语）。

司马迁是一个感情极之丰富、正义感极强的人。他抱有一种广泛的同情心、一种尊重别人之心。他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物，只要是有所建树、并有点性格美的，就都会引起赞美、感叹的情怀。他在《孔子世家赞》中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

回留之，不能去云。”那种推崇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屈原贾生列传赞》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诵其文，访其遗迹，想见其为人，何等深厚的感情！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司马迁与李陵并没有什么交谊，他只观察了李陵的为人、操守、志向，认为有国士之风，当着李陵投降匈奴事发，武帝召问时，便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何等真挚的感情！何等强烈的正义感！司马迁在为他心中英雄作传时，往往倾注他最美好、最热烈的感情，对项羽、信陵君、荆轲……等，就都如此。情之所至，笔亦随之，淋漓酣畅，挥洒自如，常有在其它篇章中罕见的绝妙好词，艺术性很高，令人击节欣赏。

司马迁抱着这样的情怀，自然不能容忍好人之受践踏，受屈辱，受杀害，受种种不合公理、违反人道的虐待。他面对着甚至体验着现实中的残酷与险恶，常有人间何世之感，以至对人情冷暖的人性丑陋面也不能忍受，引起强烈的反感。他这样为李陵鸣不平：“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他这样代汲黯抒发其悲愤：“夫以汲黯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署其门曰：‘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黯亦云，悲夫！”他这样为主父偃的悲剧下场致其哀悼：“主父偃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浚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他对李广一生受委屈深为惋惜，以至只得求宽慰于天下之士的公平论断：“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阅历，有这样的气质。可以设想，他正当盛年，却因为李陵辩护，被判处官刑，而“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心中的悲愤该是具有何等的爆炸性！他后来在《报任安书》中写道：“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谁可告愬者！……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而仆又诎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在这几句话里，不是可以看到司马迁切齿痛恨、抱头痛哭的悲愤形象么？司马迁认为“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在一个年方卅七、怀抱壮志的人的身上，几乎啮碎他的深心，而且已使他的心理起了新的难以名状的变化，在刚直、豪爽、感情丰富的个性中形成了“情绪化”的倾向。他把悲愤化为前进的新动力，这就是他所说的：“所以隐忍苟活，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抱着这样的心境，竭力完成自己的著作。在写作过程中，他的心理因素很自然地影响着他对题材的选取和主题的设置，影响着他对人物的评价和事件的观点，这样就使他的作品涂上比较多也比较深沉的主观色彩，却正因此而使《史记》——特别是纪传中的一些篇章富有文学的色彩。司马迁为中国献出一部《史记》，

成为中国史诗性作品的不朽的纪程碑。

司马迁创造了史书的新体例，即所谓纪传体，于是二千年来的所谓正史皆沿此体例，莫能越其范围，这是他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而他在纪传中摹描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寓其褒贬，使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在亿万人的记忆中，并对后世散文、戏曲、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是他在文学上的伟大贡献。

司马迁博览群书，探寻古迹，探风问俗，接触下层人士，搜集了历史人物的种种事迹，及于他们少年时期的故事，并旁及有关的传说佚闻。可以说素材异常丰富，可供写作时选用，进行形象思维，笔下就出现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形象。他能写各色各样的人物，写他们各色各样的表现。正如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中所说的：“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的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司马迁为上百人物立传，而能操纵自如，笔墨酣畅，了无窒碍，自然首先得力于大量资料的搜集和鉴别、熟习和钻研。

司马迁的纪传体的创作方法，其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既能反映一定时期的客观形势的具体面貌，又能成功地刻画这个那个人物的生动形象，人物形象留在读者的心中，有关的史实也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这是文学艺术的威力，司马迁所优为之。

顾炎武的《日知录》有段话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瞭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项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城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城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可见司马迁反映形势力求准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读《项羽本纪》则除对秦楚之际的事故、楚汉之争的史迹有所了解之外，更对司马迁所描写的英雄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又如读《李斯列传》，除对秦之衰亡的一段历史看出一个鲜明的梗概之外，同时对李斯、赵高、二世胡亥三个人物也认识得很清楚；而对这等人物的认识，又有助于对秦王朝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土崩瓦解的探究。这类例子，在《史记》中俯拾即是。

司马迁擅长人物描写，还表现在对人物个性的掌握。在他的笔下，不仅将军就是将军，文人就是文人，游侠就是游侠，而且在同一类型的人物，也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性格特点。正如《史记会注考证》所引日人斋藤正谦之所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暗噁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事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司马迁所写的纪传，在人物描写的方法上，一篇有一篇的

特点，在当时自是达到最高水平，到今日仍觉得足资借鉴。本书作者特以《史记》中的二十五个篇章为例，就司马迁在人物描写上的方法、特点、成就作出粗浅的分析，献给喜读《史记》的朋友们。

目 录

引言	1
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一个盖世英雄的形象	1
——读《项羽本纪》	
互见法、比较法的运用和人物微妙心态的刻画	21
——读《高祖本纪》	
以超卓的胆识和浑厚的笔力写出一篇暴露文学	36
——读《吕太后本纪》	
从现实形势出发和考量历史作用来看取英雄人物	47
——读《陈涉世家》	
用典型事例密集式的写法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	59
——读《留侯世家》	
用淡墨素色刻划出一个工于心计者的嘴脸	75
——读《陈丞相世家》	
抓住君臣关系的阴暗面写王侯将相的命运	88
——读《绛侯周勃世家》	
一篇“无韵之《离骚》”的典型作品	101
——读《伯夷列传》	
同类型人物的层递式描写	112
——读《孙子吴起列传》	